

百姓故事

公交车上的哑巴

■陆地

和我一起在乡下长大的老李，在外地打工不慎摔断了膀子，近日得知他已回乡下老家养伤。作为发小，我准备去看他。

出了办公室，我到对面的水果摊买了些水果，提着上了乡村公交。车刚行驶一站，手拎沾满沙浆的小塑料桶的男子上了车。我一看，是个泥瓦匠，50岁左右，身上穿的迷彩服沾了不少沙浆，脚上穿的解放鞋已看不清是什么颜色。他环顾四周，拎着膀桶径直走到我身边，打着手势，意思问我旁边空位他可否进去坐，我

见他是哑巴，就起身让他进去了。当我准备再坐时，开始犹豫起来，穿的西装如果靠脏了咋见发小？可出于对这位哑巴师傅的尊重，我还是选择坐下。就在那一刻，哑巴师傅的身子向车身靠了靠，他这微小动作，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车到村口站台，我站起身拎着水果，便匆匆下了车。到老李家时，见老李脖子上吊着裹着纱布的左手，在与邻居老张下象棋。于是我放下水果，刚要拿烟准备散给他们时，猛然发现放在坐位上的手提公文包，忘记拿了，里面有一只钱包，装有银行卡和身份证及

1000 多元钱，还有一部手机和一包香烟。我坐在老张旁边，不停地懊悔。

就在这时，发小老李和老张的手机同时响了一声，老张打开一看，是用我手机发到本村群里的一条微信：“群里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捡到了你们朋友陆同志的一只手提公文包，麻烦你们转告他，速到某建筑工地领取。”顿时，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老张随即放下象棋，用电动车载着我，直奔微信群中描述的地点。到了工地，我看到哑巴师傅拿着瓦刀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正在砌着墙。见到我，哑

巴师傅忙放下瓦刀，拍了小伙子一把，指指挂在脚架上的我的手提公文包，小伙子爬了上去，拿下手提公文包递到哑巴师傅手上，笑着向我介绍说：“我是哑巴的儿子。”此时，哑巴师傅把手提公文包递到我的手上，打着手势。哑巴儿子根据他父亲的手势，告诉我：“父亲说你下车太急，忘了拿放在座位上的手提包，现在还给你了，他放心了。”我听了哑巴儿子解说后，很是感动，忙打开手提公文包，从里面拿出钱包，取出 600 元，给哑巴师傅以表酬谢。可哑巴师傅直摆手，说啥都不肯收这钱。

傍晚，我专门在工地附近找了个农家乐饭店，盛情邀请哑巴和他的儿子一起吃顿饭。席间，我正准备站起来给哑巴父子俩敬酒，可哑巴师傅却先站了起来，左手拽着衬衫，右手不停比划，满脸真诚。他儿子为我做起了翻译：“我父亲说，他每次坐公交车，许多人都躲着他，嫌他脏，唯独你没有，还坐在他的身边。他很感激，所以，当看到你遗失在座位上的手提公文包，父亲想必须把包还给你。”

听着哑巴师傅的儿子对父亲的手语解说，我猛地站起，抱着哑巴师傅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

亲情密码

爱在天涯

■春和

除夕前，我寄出个快递，里面装满年货直赴深圳。邮寄时，我那份迫切与凌乱，至今萦绕于怀。

春节是团圆的日子。我家早早筹备年货，迎接漂泊在外的儿子回家。由于受疫情影响和赶工作，临近除夕，儿子告知要在深圳过年了。他不回家，但年味不能少，好在有快递，年味通过现代手段迅速得到传递。快件箱里，我放进酱鸭、鱼干，居然还放了六条年糕，本想再挤出点空间，放些绍兴酒，无奈液体不允许快递，只能作罢。电话那头，儿子一再说，不用寄那么多，这边什么都有。

我知道那边什么都具备，去菜场、上淘宝、逛超市，要有尽有。但能买到母爱吗？

春节走亲戚，到哪儿都有人问我孩子怎么不回来。儿子原来像小跟班似的紧随身边，如今后面少了个人，不仅我感觉空荡荡的，亲戚们也觉得少了什么。我那不识趣的小姐妹也来打听儿子的归程，得知他春节不回来，哈哈大笑，说我成了空巢老人。我沉默不语。小姐妹知道说这话了，立即发来语音——我的大宝和二宝随你挑一个陪你，如果还觉得冷清，一起过年吧。她不知我不是因为身边无人而冷清，而是因为牵挂才孤独。

也有人劝我去儿子身边过年，这实在勉我所难。我与孩子是两个时代的人。年轻人像蒲公英的种子可随时出发，可随地安身。而我在绍兴生活了半个世纪，这里的风、这里的土、这里的人情世故已融入我的血液。离开故土，去呼吸陌生的空气，面对陌生的人心，我会水土不服。年少时，读到王勃的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顿觉豪情满怀意气风发，而此刻的我对故土的留恋，是如此情真意切。

岁月如歌

兜兜转转寻春茶

■王珍

清明前，偶尔路过杭州西湖区西溪路西马路老东岳。一阵诱人的香气袭人，我瞬间迷失方向，忘记自己正要去做什么，直奔香源而去。果然就是我最想看到的场景：一户窗明几净的农家屋前摆着一口大锅，一位憨厚的中年男子正在埋头炒茶。边上几只大竹匾里堆放着刚刚采摘下来的青叶。

“真香，好茶啊！”搭讪，必须的。

专心致志的炒茶人“嘿嘿”一笑，我这种见了好茶就两脚生根的人想必是见多不怪了：“自己抓一撮泡了喝。”他一边以下巴示意那一点点刚炒好的茶，一边手不停地抓、抖、搭、抹、捺、推、扣、荡、磨、压，这种龙井茶的炒制手法，是我眼中

最优雅的艺术。

我当然不会傻到假客气，也不敢有半点迟疑，迫不及待捏起带着温度的茶叶，冲泡。

清雅淡绿的茶汤中，瓣瓣嫩芽向上簇立杯中，色泽丰润，芽叶分明；细细闻之，有阳光雨露的气息，有梅花香、翠竹香、青松香、兰花香、樟木香，天地间草木精华凝结，沁人肺腑。

呷一口，茶汤淡薄，味在味之中；稍候，再品，则鲜醇、甘美，渐入佳境。再举杯细看，清澈的汤色中叶底嫩匀明亮，叶边茸毛依稀，色泽银翠，形似优美。

我的唇齿、舌尖、记忆里、心中，只有茶的清香、茶的鲜味，袅袅不绝，直抵灵魂深处，立刻进入“见了好茶没命了”之程序，只希望时间就停在此刻。

我把杯中茶喝得干干净净之后，用带点强横的口气

说：“我买，多少一斤？”

炒茶人又是“嘿嘿”一笑：“一共没几斤茶，每年也就邻居隔壁大家分分的，不卖啊。”

啊啊啊，我为什么没做你的邻居隔壁啊！没想到西湖边上的龙井茶品质这么好！

炒茶人再一次“嘿嘿”：“这是法华茶，在从前是很有名气的。后来才归入西湖龙井茶类的。”

也许是见我无限崇敬和羡慕的神色吧，他的话开始滔滔不绝了，言词之间全都是法华茶的各种好处：知道法华茶为什么品质特好吗？我们至今仍按古法标准采摘炒制：

初春，头茶只采一芽或一芽一叶初展的嫩尖，留下其余的芽叶，不允许提前采和掐采，更不允许采病芽、紫芽、冻伤芽；

采摘时，每次只能装在半斤左右的小竹篓里。一天中，最佳

采摘时间是上午九点至下午四点止。炒制方法也独特，采用的是“三烘四炒”。

“法华茶除了好喝，更奇妙的是还能治病疗疾。法华茶至臻品质的名声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古人有许多诗

啊文章啊写法华茶的。你是读书人吧，文化的事情我讲不来，你自己去网上查查吧。”

说完，居然又“嘿嘿”了一次，被他的几次“嘿嘿”带来的惊喜所撩拨，更想要买到这珍贵的法华茶。可惜我走遍了整个老东岳，在一棵大樟树下绕了好几次，都没能找到一家炒茶人家，只好到故纸堆里去找法华茶的踪迹。

曾经法华寺院僧人所产茶尤为珍贵，因寺院茶地只有数亩，珍稀而不易轻得，俗称隽品。特色是茶青味甘。时价之矩，非侯门权贵，难以

品尝。

唐宋元明清，多少墨客文人留下了诗词文章无数，不但与西溪有关，亦和法华茶有关。

如今，只要说到西湖龙井，大家都向狮峰、翁家山、虎跑、梅家坞、云栖、灵隐等核心茶产区而去，而我，更想去那些只有茶树、茶农、采茶女、炒茶工的地方看看。

快到清明、谷雨时节，我在法华泉、流香溪、流香桥边兜兜转转，一路有泉声叮咚、溪流清澈。在这种清净的环境里，沐浴于森林，听风轻轻走过树梢，看阳光一路洒落，闻着草木花香，会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。

若是看到有茶农，就主动凑上去询问，寻找一下法华茶的足迹，梦想着，也许有那么一天，市面上会有一种独特的法华龙井面世。

2022年3月26日

责任编辑：郭建生

E-mail:gjs1962@sohu.com

电话：81916093

3

■闲情逸致

樱花树下

■余潇雨

又是一年樱花季，空气中夹杂着花香，暗香浮动。清晨的阳光微微闪烁，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。眼前的樱花大道和钟楼一片寂静，樱顶欧式建筑的陈旧稳重感与光线的寥寥映照遥相呼应。樱花树的影子轻轻摆动，转过一个弯头撞上一棵樱花树，在阳光里闪着莹莹的光。

我端着相机，寻一僻静处轻步慢入那片飘零之中，在轻微的“咔嚓”声中，将那沁人肺腑的馨香和只可意会的怡美留在了相框之中。忽然，想起了林徽因的那句：“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是一树一树的花开……”

这绵延入蓝天的樱花群，是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海，这温暖醉人的粉。想来一次安静认真的唐吉诃德式的恋爱，哪怕是躲在一个角落偷偷张望的单恋。

听说，樱花飘落的速度，是秒速五厘米呢。

记得看过一部写实动画电影《秒速五厘米》，作品以一个少年为故事轴心展开，时代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至现代的日本，通过少年的人生展现东京以及其他地区的变迁。《秒速五厘米》的片头，幼年的明里与贵树漫步在盛开的樱花树下。风起时，樱花，随风飘落。

有人这样诠释片名：哪怕每秒只有五厘米，十三年的漫漫时光，也恰好足够让两颗心从紧紧贴近，到变成地球上最遥远的距离——从南极到北极。或许也可以说，从把爱视为生命的全部，到忘记如何去爱一个人，我们的灵魂以每秒五厘米的速度慢慢滑落，直至地狱的深渊。青春，像一杯清茶，弥漫芳香。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，过程或快乐，或悲伤，但终是逃不过时间的流逝。再

美好的青春也总有那么多缺憾，无法弥补，无法追逐，只能放在记忆的脑海里，偶尔怀念，怀念曾经那样的自己，怀念曾经不可一世的感情。我们每个人都如同电影里的主人公，不断相遇，不断地错过，难逃命运的捉弄，于是乎才明白，当初为何不把想做的事做完，把想说的话亲口说给想见的人听，时间就是这样无情，你错过了，便是一生的遗憾。

樱花树下，少女的心止不住地泛滥：希望有那么一个人，可以相约樱花树下，听花开，听花落，听花音温软。

浅笑，盈眸，盼一场樱花雨，轻倚倚干，抬首，举眉，看花瓣如雨纷落的优美。一程山高水远，一程眷眸回望，清凉与明媚，喧嚷与静谧，始终有个人不离不弃地相伴时光里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。

这一场纷飞的樱花雨。不为谁流连，亦不为谁驻足，片片飞舞飘落。看遍万千灯火，转过无数个街角，漫天花雨，宛如盛宴。那一树的樱花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

翻开的时光，一支素笔，描摹着自己内心的风景，那一树树浪漫的花开，开满欢欣，开满怡情；一笺心景之上，落笔皆诗意。漫步林荫的樱花时光，信手，拈花，花不语，径自幽香。花落处，朵朵笑靥藏着甜美的秘密，透着昔日的芬芳。

喜欢一种淡若樱花的交集，莞尔蕴香，朦胧而美妙；只用心会意、感知，不觉中，便生了浪漫之情。有个人说，这样的时光懂得珍惜，静静地听着，切切地记下，不言不语，不动声色，心怀却已经是春华绚烂。

■情景交融

春山如笑

■赵佩蓉

一道细亮的石径，伏在太平西郊，像浩荡的弧线，牵引着我往山里去。

山径被夜雨滋润过，润染了浅浅的黄绿。生命的蓬勃，是从眼前的愉悦开始的：不知名的野花，长在茅草中，长在灌木丛下。叶片只有指甲大小，却有均匀的掌纹。

黛蓝色的花朵，娟秀而羞涩。如果说，花朵的美在于饱满丰硕的话，这些小花无疑归入长势欠佳的范畴，容易被忽略被孤立。但是，它们最先感知季节的转换，得了春雨的恩泽春晖的照拂，只是微微张开花瓣，就能勾起眼前一亮的惊喜。蕨草伸出了绛紫色细长的茎，长出了羽状嫩绿的叶片。叶尖蜷曲着，握着的粉拳一般，待下一个春雷来催开。

寒冬已过，春天来临，大地依然可亲。我赤着脚，盘坐在灯盏坞的空地上，寂静地负暄安坐。坡地平缓，土地温热，脚心酥痒，很久没有这样接地气了。在没有任何拘束的山野与天宇之间，鸟鸣包围了我。有时低吟浅唱，像从丹田缓缓放出声音来，晴空游云一般的散漫。有时引吭高歌，“啾——啾”，“唧——唧”，嗓音充沛，音节短促，一急一徐，回荡在我的耳畔。

我住闹市，不堪忍受噪音和灰尘的侵扰。每天上下班，我穿越一条车水马龙的街区。城市的喧闹散布在四周：公交车、私家车、电动车从我身旁唰唰穿过。废气与喇叭一齐灌入我的鼻腔、耳朵。回到家，从灰蒙蒙的天际到几十米外的楼群，路灯、广告牌、店铺，这个商业活动异常活跃的小城，以冷冻和坚硬挺拔的面目对我峙立。如果推开窗户，我的视线必然接触密集的铝合金窗户和空调。

日暮苍山远。我再一次做了个深呼吸，吐出污秽，吸纳大洁，有如古人的修禊，心底生出辽阔的舒坦来。从石块上起身，我一步一步往山下走，心中没有一丝杂念和恚碍。等我离开了，还有那轻快的鸟语，三两声错落，从山野传来。